

肖 于 著

MIANGEN HONGTUDI
MIANGEN HONGTUDI

编巨红土地



● 昆仑文学丛书 ● 昆仑出版社 ●

7.5

87
I247.5
2521



绵亘红土地

肖 子著

昆仑文学丛书 • 昆仑出版社



B4183.56

·昆仑文学丛书·

绵亘红土地

肖 于 著

昆仑出版社出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8号）

二二〇七工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7⁴/₈·插页8·字数136,000

1987年2月第1版·1987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

ISBN 7-80040-004-2/I·5

书号10282·23 定价1.20元

BK68(11)



我愿这温暖、喧腾、生气勃勃的泉水，永远
给它的河床以冲激，以托慰，以希望。这是她活
泼泼生命的所在。

舒

作者小传

肖于，原名于劲，1953年生。

自小生长在南京。1968年初中毕业，1969年1月赴江苏农村插队。1971年1月入伍。在解放军杭州疗养院任战士，护士。

1972年发表短篇小说处女作《护士长》。后相继发表过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1981年在《收获》发表中篇小说处女作《融雪》。1982年发表短篇小说《困了，就嗑点瓜子》（获1982年青年文学奖）。1983年发表中篇小说《绵亘红土地》（获当年昆仑优秀作品奖），发表中篇小说《蓝天下，有一辆军列》，短篇小说《这一刻，夕阳正美》。

肖于《绵亘红土地》序

石言

肖于不喜欢请人作序。但是，《昆仑文学丛书》每本都有序。她让了一步，同意叫我写一篇序。这在我，是一种光荣。

老实说，我并不喜欢她的小说。口味不同。我的小说以“甜”为主，她的小说却多“苦涩”、“麻辣”（酸味倒是没有的）。但我又推崇她的小说。我的某篇小说，一位著名演员曾说象翡翠。这应当是褒词。但是昂藏七尺老兵，写得军事文学作品碧绿而润滑，终非大器。肖于的作品却象铜矿石，手感粗糙、棱角分明的体表内闪着点点星光，富集着铜，还伴着金银。

这一想使我对写序有了点兴趣（我也是不主张请人写序的）；从对比中看看创作个性。

因为要对比，请读者原谅我在替别人写序的时候不断把自己摆进来。

创作个性是作家本人思想性格在文学活动中的集中表现；它首先表现在作家用什么态度，什么眼神去观察人

生。在我的性格形成的年代，（16岁到25岁亦即1940到1949这十年中），对我具有决定作用的条件是：我所信仰的中国共产党没有犯路线错误，党的事业是节节胜利的，党内外的政治生活是正常的、温暖的，我自己的进步也很顺利。这，加上我充满着挚爱的知识分子家庭、我所得到的遗传和教育，使我成为一个乐观而温和的人。当然，二十年的“左”，十年的浩劫也使我倒了一点霉；但正由于我乐观而温和，倒霉不大，改变不了我对人生的基本态度，只是增加了一点深思的气质。我观察人生的目光是深思的、乐观的、温情的，尤其是对我笔下的自己人。肖于就不同了，我觉得她是在严格地逼视着人生。

从某些现象看，肖于是个“厉害”的姑娘，眼睛和舌头都象刀片，“刮”起来毫不留情，能使大小伙子们纷纷败阵。才不久，她曾想写一篇报告文学。报告的主要人物是位聪明过人、性格坚强、贡献很大的，而且是革新开拓型的老干部。这样的人，自诩当然也高。然而肖于看到了而且看中了他的缺点，她的采访和叙写有百分之三十放在他的缺点上。这样会更深刻，人物更有历史感和说服力；但却是叫人很不习惯的。肖于的“逼视”，还主要地对着自己人、好人，而且着重扫描他们的内心。肖于是个医务工作者、责任心很强的医务工作者。她简直把她描写的主要对象当作她的病人。她对他们的疾病、感染，是绝不宽容的。《绛豆红土地》使我吃惊。她对她的英雄人物连长罗辛性格中的谬误和畸变以及因此而造成的恶果揭示得如此

无情，把他的厄运和苦痛又写得如此沉重。在挖掘病根时，她又解剖到了十年内乱的历史性错误，解剖到了越南的扩张主义造成了友好的中越人民相互残杀的痛心现实。她的这种解剖刀式的“残酷”使我敬佩，我的个性使我很难做到如此“辣手”。

我不能不承认肖于以及别的青年作家这样观察人生是有道理的。他们的性格形成的年代是我们党犯大错误并使许多事物积重难返的时代，是许多人（包括某些领导干部）实际上失去了或改变了信仰的时代。人，连同大好人也在内，变得复杂了。三中全会开始的拨乱反正扭转了党和国家的命运，然而个人命运的扭转、心灵疾病的治愈、精神文明的建设却是艰难的、长期的。还有许多叫人担心、叫人沮丧、叫人愤慨的事。在这样的条件下，创作个性的差异更大，有的激愤、有的冷嘲、有的感伤、有的严峻……对于文学的发展，这是好事。肖于是其中特别严格认真的一个。她和我不同，她更接近普通老百姓，她看到更多的屈辱和卑微、创痛和抚慰。她的现实主义精神比我强，她对人生的感受力比我灵敏。她是这个时代的。

如果把肖于的创作个性仅仅归结为严格和严峻，那就片面了；就象认为肖于只是个“厉害”的姑娘一样。熟悉她的人，说她是“刀片嘴巴豆腐心”。说准确一些，她在严格地逼视人生的过程中，对于腐败的部分，是不怕别人叫痛也要清创的；而对于健康的、新生的肌肤，她又是充满着热烈的珍爱。在展开了血污的或者阴郁的多种矛盾之

后，从中捧出来的美好的人性，才是更真更善更美的。在她构成的画面上，理想的光华虽不灿烂，却因为是渲染在浓重黝暗的底色之上，因而反差很大，开始有伦勃朗式的效果。同样，在现实生活中，被她用相当“毒”的眼光审视过而肯定的东西，往往是货真价实，更可宝贵的。而她的肯定也往往比在作品中已经表现出来的更富诗意。我如果是那位老干部，我宁肯被肖于只肯定百分之六十，也比被有的人百分之百地歌颂强。我说被同意写序对我也是一种光荣，正是这意思。

我这样来描述肖于未免偏于理念。肖于对待人生可决不止于分析和评价。她严格地逼视人生的结果，是敏锐的感受和深切的记忆（分析和评价也寓于其中）。这是她能够成为一个作家的优良的素质。艺术家对于人生都是有很强的记忆力和感受力的，但各自的敏感层却不同。有的对视觉形象的美丑（画面感）反映灵敏，善于由此展开想象的翅膀。有的对人物命运的变化（故事性）更有兴趣。有的对生活细节的察觉和记忆特别精细。有的则对人生哲理的体会异常专注。肖于却较多地属于“感情型”，对心理、情绪的感受和共振特别强烈。

她写心理的路子已比较宽，能写多种人物的心理活动。但目前看来，她最能感受的是各被损害、被侮辱、被冷落的人的心理矛盾：他们的柔善、性弱、卑微、坚忍、倔强直至横蛮粗暴，各种各样值得同情、谅解和深思的心理状态。她尤其善于发现他们内心的弱中之强，严中之慈，

卑下中的高尚，“沙漠”中的泉源。她的这种感受力和我们这个亿万人曾遭侮辱的时代是分不开的，是热情的女儿赤心感应爱憎分明的表现。固即，她得到创作的“灵气”。所谓“灵气”，正是由于她灵敏地感受的、着重描写的，是心灵、是感情。

她的弱点可能也在这里。她情之所至，信笔挥洒，有时自然而和谐，有时（尤其是对她不熟悉的生活）却不注重细节、情节的真实性。在较早的作品《融雪》中，着重写了女主人公的情感、心理；对情感、心理同思想（包括语言）性格的和谐一致，对心理状态同时代、社会的联系，则注意不够。这些缺点，在后来的两个中篇里，已有较好的克服。但是，如何使敏感层增多起来，在灵敏的心理感受的良好基础上，增加历史的、社会的、哲理的以及细节的、画面的感受力、记忆力和联想力，是肖于成为大手笔的必要修养。严格地逼视人生是必要的，还需要宏观地纵览人生、精当地细察人生。

我欣赏肖于的创作个性，也羡慕她对心理、情绪的感受力和记忆力。我想取其所长，补我之短，然而我大概学不好。因为这种创作个性和心理感应，既是时代的产物、为作家本身的社会存在所决定，又和作家的能“苦”分不开。肖于在医院做临床工作，日班夜班地干，还有学习、劳动，而要在硬碰硬的业余时间内写中篇（她又缺乏写作经验），没有下半夜三、四点钟写稿的苦功不行。一个大姑娘，积下假期来，自费从西子湖畔跑到云南边境，磨得

团长点头，准她独自一人随着连长率领的小分队在国境线上巡逻三天，和年轻的大兵们一起露宿丛林。这，没有一点精神更是不行的。对人生、对自己是如此地严格而执着，才会有既严峻又热烈的创作个性和对人物心灵的真切感应，才会有三个中篇每一个前进一大步的成就。

但是我还是要学习的。我希望肖于丰富自己的创作个性，增加自己的感受能力；同时，我要在我的创作个性和感受能力中增添一些肖于所具有的东西。因为我们的革命军事文学更需要剑一般的冷峻和火一般的热烈。

目 次

序.....	石 言
绵亘红土地.....	(1)
融雪.....	(84)
蓝天下，有一辆军列.....	(148)

绵亘红土地

草地上渗透着鲜血。被翻滚、蹂躏、压倒的草丛中，蜷缩着一具具尸体。汨汨地流淌着的血，渐渐地凝成一块块红果冻似的胶状体。

一片静寂，除了风拂草叶儿的沙沙响。

罗辛颤动了一下，艰难地睁开眼。随着胸脯由浅而深的呼吸，在那双已经凝固不动的乌黑的瞳仁深处，亮起了一星火花似的光斑。蓝天，白云，绿草，绵亘不绝的深红色的土地，强烈的光线。罗辛刚刚复苏的眼睛突然眯成了一条缝。他重又感觉到了自己带着刺鼻血腥气味的呼吸，嗅到了从自己躯体上散发出的熟悉的霉臭味儿。饱经热带丛林的风吹、雨淋、日光晒，浸透着血水、汗水和红色泥土的军装，变成了一件硬梆梆的壳。

罗辛蠕动了一下。疼痛顿时伴随着苏醒了意识，象电流通及全身。眼瞳中那一圈圈水纹似的斑点也开始迅速地流动、布散。

整整十五天了。荒僻的X号地区。这里并不是自卫反

击战的主要战场。没有隆隆的群炮的轰鸣，也没有一团团如乌云般涌来却聚而不散的硝烟。为了寻找到那块失踪了的X号界碑，十五天前，罗辛率领一个加强排，趁着自卫还击战的炮响，从有着一棵老榕树的山垭口插了过去。临行前，上级指挥员一再指示：“……军人的眼睛不能仅仅盯在正面战场上，那里发生的一切只是暂时的。我们坚持的、注目的应该是持久的和平。一定要找到界碑。祝你们凯旋。”

碑；——罗辛颤动了一下，——十五天的风餐露宿，艰难跋涉；普普通通的一块石碑，盖满了尘土，它静静地躺在“1539”与“1557”高地之间的一处伏满深草的小盆地里。不知由于大自然的改观，还是地壳近几年悄悄地变迁，那个小盆地象从地底下长出来，继而又消失在我们所有的军用地图上。

它的座标方位：“4452。”

草地上，几具着绿色军装的尸体，几具着老百姓服装的越南人的尸体，几只背篓，几把柴刀……。

罗辛完全清醒了，同时，潜藏在具伤痕累累的躯体中的所有意识也都被唤醒。屈辱呵！疼痛，虚弱，他的小分队，他的那些惨遭伏击的士兵……他猛地从地上跃起身，那条被子弹打穿的右腿差点因用力过猛而折断，一阵刀剐般的疼痛，他翘起着用手撑住那支打开着的折叠式冲锋枪。

受骗了。被这支尾随他们十五天的化了装的越南特工队。

鲜血。尸体。屈辱象一只只丑恶的、狰狞的双手拧绞着他的心。一个军人的自尊心。

这里是长期被敌占领的我国领土。我们主力部队从正面打过去之后，有一只作恶多端的越军特工队在我部队后面时出时没。也许由于我们多了一些战争中所不应有的善良和仁慈，被敌人利用了，欺骗了。尤其是那个躺在罗辛附近的女特工队员，即使这会儿倒毙了，也带着残忍的、狡猾的笑。都是因为这可恶的女人的微笑，罗辛轻信了，把她们和他们当成了普普通通的砍柴的老百姓。仇恨象火烧着罗辛的心，他猛地端起枪，真想对着那张脸狠狠地扫上一梭子。一阵晕眩，他差点摔倒。

“通信员！”罗辛狂暴地吼着。

只有低声呜咽着的风。

“一排长！”

草，唰唰地响着，象波浪，均匀起伏。

“——排——长！”

无声无息。

他猛然记起，不久前，也就是遭敌伏击之前，一排长，那个可恶的小白脸正是遵照他的命令，被迫带着十名战士，带着唯一的一台报话机，和那份标有X号界碑坐标的方位图返回了。罗辛感到沮丧。当时，那个乳臭未干的小白脸儿几乎是被他用枪逼走的。他不愿意走，他宁愿替换罗辛留下牵制敌人当掩护，他说他宁愿去——“死吗？”罗辛轻蔑地对他冷笑着，“对于你，现在，重要的是能

活。”

死一样的漫漫丛林，默默地沿着这片红土地伸向遥远的天际。天边，几只凶猛的兀鹰饥饿地怪叫着，象一块块黑色的阴影，疾速地交错着掠过这片充满血腥味的土地。

一只小飞虻迫不及待地盯住了罗辛仍在流血的手臂。他听见了“滋滋”地吮吸血液的声音。他的身旁，一棵被弹片拦腰折断的早已枯死的小树，象一具尸体的残骸僵卧着。

伤口又在流血，钻心地疼。咬紧牙根。罗辛恨不得把手指甲抠进石头缝里。

耻辱。蒙骗。记住这次几乎全军覆没的血的代价。仇恨，使得罗辛脸孔上的每片肌肉，每一根筋脉都在皱缩、痉挛。

罗辛试着挪了挪腿，不行，这倒霉的骨头咯咯地响着，罗辛浑身颤抖着，一身淋漓大汗。

一泓死水洼。腐臭的水，泛着黑光。顾不得这许多了，罗辛扑了过去，几乎是摔倒在水洼边，他将受伤的腿整个儿泡了进去。冰凉的水，淹没了伤口，带来了迫使浑身颤栗的疼痛，继尔终于麻木了。

罗辛从口袋里掏出最后一支烟，没有火柴，他把香烟夹在鼻子与嘴唇之间，嗅着这熟悉的烟草香味儿。罗辛渐渐冷静了。

他是一个身材魁梧，军人气质极强的人，有着宽宽的肩膀，有着一张令人羡慕的男子汉的脸膛，有着一双冷静、

粗犷，象鹰隼一样机敏的眼睛。任何时候，哪怕是睡着，也给人一种职业军人的坚韧、无畏的形象。甚至，在他的待人接物中，也含有一种咄咄逼人的威势，让人感到畏惧。然而，极偶然的时候，人们也会察觉到这位以严厉、凶狠著称的连长的脸上，会掠过一丝柔情，但仅仅是一刹那，便又恢复正常了。

也许，就只剩下他一个活着的人了。罗辛抬起脸望了望天空。天空变成了黄铜色。几片云朵静静地移动着，给这片红土地投下了清凉的阴影。

他的目光一次又一次地投向最远处的山脊，他眯起眼，伸出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比算着距离，一百米，两百米，一公里，两公里，再也见不到出来时作为标记的那棵大榕树了。现在的方位究竟偏到了哪里？他无力地倚靠着一块山石，用牙齿紧紧咬住了香烟。

也许，命中注定他罗辛就该永远留在这片土地上，再也不可能回去了。与其这样，但愿那个小白脸走运。五个小时，三百分钟，那个经不起风吹日晒的小白脸究竟能走出几步远呢？看来，他罗辛，为了替部队再赢得一些时间，就是一个人，跛着腿，也得再牵着可能在暗中窥视的敌人再转一天，到那会儿，要死再死吧。他狠狠地咬下了一节烟，将苦辣的烟丝放在嘴里咀嚼着，他那张被热带烈日炙烤得黑黝黝的脸孔，又恢复了镇静和安详。

他听到了手腕上表的“嘀哒嘀哒”响。这块面目可憎的走起来铮铮响的破表，是从一具敌尸的手腕上“借”